

我站在生命這一邊：悼巴勒斯坦詩人

譯 宋子江

談起翻譯巴勒斯坦詩歌，許多人都問：「你不是支持巴勒斯坦？」我不想以二元的方式去思考任何問題。據我所知，在以色列與哈馬斯的這場衝突當中，也有以色列詩人死去。面對這樣的問題，我想起漫威《復仇者聯盟》中的一個角色，他叫「幻視」。幻視是由一顆宇宙無限寶石、人工智能及生化技術意外融合而成的生化人。他誕生後，美國隊長即問：「你是敵是友？」他說：「事情並非如此簡單。我站在生命這一邊。」這也是我所能給出的答案。阿拉瑞爾的〈若我必須死去〉正是以死亡反過來歌頌生命的詩，這是我翻譯巴勒斯坦詩歌的動機。



奧馬爾·法里斯·阿布·沙維什（Omar Fares Abu Shawish），詩人、小說家和社區活動家，在10月7日以色列軍方對加沙努塞拉特難民營的炮擊中喪生，而就是在這個地方，他出生於1987年3月22日。

阿布·沙維什的家族起源於巴爾卡村，該村在1948年5月的巴拉克行動中被以色列佔領。他在努塞拉特難民營的學校努力學習，並從加沙地帶的艾茲哈爾大學獲得新聞學學士學位。阿布·沙維什共同創立了幾個青年組織，並獲得了多個本地和國際獎項，包括2007年在約旦國際民歌和遺產節上獲得的「年度最佳歌曲」獎，以及2010年在巴勒斯坦Sharek青年論壇上獲得的「傑出志願者和理想青年」獎。2013年，他還被阿拉伯聯盟的阿拉伯青年綜合發展理事會授予「媒體、新聞和文化領域的傑出阿拉伯青年」獎。

阿布·沙維什出版過多部詩集，以及一部小說。以下是一首他的遺作：

最後的淚水……
渴望淹沒了我……
我歌唱：誰人憐憫我心中的寂靜？
臉孔在鏡中融化，你靠近自己的呻吟……
我活在你心中……不能在悲傷中保持中立
你的愛……認出我的燃燒，在等待答案時
實現了死亡之約
受傷是靠近你的空間。
你是為了誰……？
為了睡在心巷裏的人。

優素福·達瓦斯 (Yusef Dawas)，巴勒斯坦作家、記者、攝影師和吉他手，於2023年10月14日以色列針對加沙北部進行的空襲中喪生。達瓦斯曾積極參與「我們不是數字」(We Are Not Numbers) 倡議。他用阿拉伯語和英語寫作，製作了討論各種話題的數個視頻，包括他遊歷和探索世界的夢想。

2023年1月，優素福發表了一篇題為〈誰來彌補我們失去的二十年？〉的散文。他在文中回憶了家族的果園。這座果園曾盛產橄欖、橙子、柑橘、枇杷、番石榴、檸檬和石榴，但是它於2022年5月因以色列導彈襲擊而遭到破壞。

誰來彌補我們失去的二十年？

我們家將重植被以色列導彈摧毀的樹木，但我們無法找回培植樹木的歲月。

人討厭尷尬的沉默——當對話停頓，空隙不適地充斥著空間，因此人自然會盡其所能而避免之，然而在加沙卻並非如此。我們享受寧靜——因為寧靜意味著從死亡和破壞中暫時解脫。至少在飛彈的聲音再次粗魯地打破寧靜之前。飛彈搖撼房子，心與懼共舞。

2022年5月開齋節第一天，我與父母、兄弟姐妹都在家。夕陽把天空染成塵暗的粉紅色。

傍晚的寧靜被沉重的轟炸聲打破。爆炸聲刺破了寧靜，刺入我的耳朵，而閃光灼傷了我的眼睛。我震驚不已。一枚飛彈在牆上畫出光芒，伴隨著怒雷的配樂。爆炸聲和撞擊光芒之間有所延遲。我嚇得一躍而起，緊咬牙關，然後它便爆炸了。

那天晚上，我們都在各自的臥室，但隨著轟炸變得越來越猛烈和頻繁，我們為了互相安慰而聚集在房子中間的廳堂，提供一種虛假的安全感。當然，我們知道我們並不安全，但我們寧願共赴黃泉，也不願獨自死去。

我吃了一點巧克力來緩解焦慮，這是我童年時便養成的習慣，它一直伴隨著我。我媽媽起身去泡咖啡，試圖轉移大家的注意力，不去想這危險的處境。我告訴她，我會去泡咖啡。我希望她能和其他人一起安全地留在廳堂。我們所在的社區受到了激烈的轟炸。火箭彈可能會擊中我們的家。我走向廚房，暗暗希望，要被炸彈擊中，至少也要在我泡完咖啡之後。幸運的是，沒有炸彈擊中房子，我能安

全地將咖啡壺裝滿，再拿給其他人。

我們儘量不去想這危險的處境，繼續慶祝開齋節——播放音樂、吃巧克力和喝咖啡。那天晚上，直到太陽升起之前，都沒有人合過眼。

早上，我父親接到一通電話。「早上好，」他說。我覺得很奇怪，因為這個早上並不好。他這樣說，是出於習慣，還是因為感激我們那晚沒有在空襲中死去？

「我馬上就到，」他接著說，毫不猶豫地跳起來，衝出了房子。我想問他發生了甚麼事，但他跑得太快了，都看不著人影了，留下一屋子的家人。他們留在臥室裏，試圖稍息。

我父親非常勇敢，總是照顧著我們。我知道，當他走出去面對危險時，無論轉角有誰，頭頂飛過甚麼，他都總會安然無恙回來。他年輕時保家衛國，用石頭對抗坦克和槍支，因而遭到拘留。他在幾代人耕種過的土地上長大。這幾代人可以追溯到我的曾祖父，大約是在一個世紀以前，1925年。

幾個小時後，他回來了。看到他走進房子，我鬆了一口氣。但有些事不對勁。他彎著身子，走路的樣子無比衰老，悲傷的眼睛下，淚痕已乾。

「我們田裏的樹木被燒成灰燼了。」他的話沉重，從他的嘴巴落下。一陣尷尬的沉默籠罩了整個房子，然後他補充說，「我種下了那些樹木，我用我自己的雙手培育、澆水。一周又一周。一個月又一個月。一年又一年。我看著那些葉子和樹枝生長。」他深吸了一口氣，試圖忍住淚水，用更低的音調繼續說道，「優素福，這些樹比你還要老。」

我們家族歷代祖傳的果園被摧毀了。我回到我的房間，試圖逃避這驚人的現實。我打開筆記本電腦，戴上耳機，固執地玩起我能找到的最大聲的遊戲，以掩蓋過父親的哭泣和火箭的轟炸。

加沙人都會從內心尋求庇護和避難所，而我的逃避方式就是玩視頻遊戲。我知道世界上的年輕人都在玩這款遊戲——但他們是為了樂趣，而不是逃避死亡。對於這一點，我尋思良久。

幾個夜晚之後，戰爭終於稍停。雙方達成停火協議，天空暫時不再有導彈落下，但是空襲造成的破壞在我和家人的心中留下了死亡——我們一大部分的歷史被摧毀了。我知道，一直以來，許多其他加沙居民遭受了更大的苦難。導彈殺死了許多平民，使孩子成為孤兒，使家庭支離破碎。有些人被

自己家的瓦礫活埋，有些人則死於街道上。有些人失去了身體的一部分，有些人則失去了靈魂的一個角落。

我不想去看被破壞的果園。我真的不好奇記憶如何化為灰燼。我記得上次去那裏的時候，我是和朋友們坐在橄欖樹下，吃著扎塔爾、麵包和橄欖油。我們喝茶，烤玉米，摘水果。我至今仍然記得那些食物的味道和空氣的氣息。

但是，現在，我的回憶多了三個火箭彈孔。它們留下了深灰色的沙子和被燒焦的樹幹和枝條的殘骸。曾幾何時，這個果園結出過橄欖、橙子、柑橘、枇杷、番石榴、檸檬和石榴。我將手放在心口，防止它跌落，我感覺到我心裏也有三個洞。

這次針對加沙的襲擊，摧毀了我們的過去、我們家族的歷史、我們的遺產。「沒有過去或歷史，我們又是誰呢？」我自問。

我試著安慰父親，說土地會恢復的，我們會在聯合國的支持下重新種植我們失去的果樹。

「即使有人幫助我們修復果園、種植新樹，誰能還給我那些我用來培養和支持它們成長的歲月呢？」他對我怒吼道。「誰來彌補我們失去的這二十年？」

我們之間隔著尷尬的沉默。我們都在沉思失去的事物象徵著甚麼。



赫芭·阿布·納達（Heba Abu Nada）是巴勒斯坦文學界受人愛戴的小說家、詩人和教師，著有小說《氧氣不屬於死者》的作者。她與她的兒子一起死於2023年10月20日以色列軍方對加沙城南部進行空襲。

在10月8日最後發表的Twitter/X推文中，她寫道：「加沙的夜晚除了火箭的光芒是黑暗的，除了炸彈的聲音是寂靜的，除了祈禱的安慰是恐怖的，除了烈士的光芒是一片漆黑。晚安，加沙。」

赫芭·阿布·納達在加沙的伊斯蘭大學接受教育，獲得生物化學學士學位。她後來在加沙的艾茲哈爾大學獲得臨床營養學碩士學位。2017年，阿布·納達因《氧氣不屬於死者》獲得了沙迦阿拉伯創意獎（Sharjah Award for Arab Creativity）。

我庇護你

1.

我庇護你
在祈求和禱告中
願社區和宣禮塔
免受火箭轟炸
從那一刻起
它從將軍的命令
變成一次突襲
我庇護你和小孩們
在火箭落地前
他們用微笑
改變彈道

2.

我庇護你和小孩們
他們像窩中小雞般沉睡
不會走進夢魘
死亡就潛伏在屋外
母親的淚水是鴿子
跟隨著他們，跟隨著
每一具棺材

3.

我庇護父親
房子在轟炸後傾側

生來干犯——訪陳克華

訪談及整理 小煬

有賴性別平權及傳媒發展，「同志」不再蟄伏於暗櫃角落，日益為華語讀者熟悉。然而，較之「同志文學」旗下的其他文類，「同志詩」似乎更受輕忽、更難辨認。2023 年末，筆者有幸訪談了華語「同志詩」先行者——台灣詩人陳克華。陳克華從創作經歷及同志經驗出發，談論了同志詩之定義與潛能、同志文學的陰暗書寫、詩人的道德與政治正確、台灣現代詩傳統與前衛等問題。此外，他也回望詩歌生涯，剖白自身如何承繼前輩並不斷求新求變，以多年如一的「干犯」製造不諧之聲。

受訪者：陳克華（陳）

訪問及整理：小煬（煬）

日期：2023 年 11 月 14 日下午

地點：台北某咖啡廳

煬：就「同志文學」而言，詩相較其它文類有何特別之處？

陳：只要冠上「同志」，大家就開始對作家有所期待，其實我很怕這點。「同志詩」曾經引起激烈討論：到底是以同志為題材的詩，還是同志寫的詩？我認為同志詩應該把餅做大一點。我很怕把同志詩簡單跟少數、受迫害、反抗或者顛覆掛鉤。只要能夠跨越「器官合理」與「道德正當」的不特別標榜異性戀的詩都可以是同志詩。所謂「器官合理」指的是屌就該配陰道，一個凸一個凹，彷彿天經地義。而「道德正當」就是所有性行為都為生殖服務。只要突破「器官合理」與「道德正當」的詩就是同志詩，所以異性戀也可以寫同志詩。

同志詩特別之處在於它不用敘述事實，有抽象的空間。台灣現代詩受現代主義影響很深，語言抽象跳躍乃至斷裂，意象繁複。大家理所當然認為小說是虛構，散文是真實，所以一旦寫同志散文，大家就會覺得那你是寫自己嗎？因此，同志散文相對保守，是同志文學中最不出色的。就表現力而言，同志詩比同志散文和同志小說更生動深入、活潑自由。

煬：在八〇、九〇年代，您寫同志時有沒有借助詩歌的抽象來暗渡陳倉？

陳：大部分人從〈肛交之必要〉注意到我的同志詩。在那之前，我寫得還蠻隱晦的，比如〈騎鯨少年〉。〈騎鯨少年〉當然是同志詩，可很多人看不出來。在〈我在生命轉彎的地方〉中，我用的還是代表女性的「妳」。所有事情都不是一蹴而就。所有人都沒法一開始就那麼自在地寫同志，中間肯定有個轉折。我的轉折是〈星球記事〉。〈星球記事〉在 1986 年拿了「中國時報文學獎」，後來我就敢寫了。

同志詩比同志小說和同志散文可以隱藏更多東西，但其實歌詞也很擅隱藏。張清芳跟范怡文唱過〈這些日子以來〉（1995 年）：「從你信中我才明白／這些日子以來／在你心中已經有了另一個女孩」。這是兩個女孩子對唱，卻說「在你心中已經有了另一個女孩」。這首歌在台灣還好，在東南亞被當成女同志。很多人都認為男同志的歌濫觴自張惠妹的〈姐妹〉（1996 年）。「你是我的姐妹／你是我的 baby」。只要是男同志聚會，就一定會點這首歌。

其實還有更早的。在我大三還是大四時，寫過〈蝶衣〉（1984年）給蔡琴。有一天我收到陌生來信說他仰慕我，希望能跟我見面。我就問他，「你怎麼會知道我是？」他說他聽了〈蝶衣〉就知道了。我覺得很奇怪，〈蝶衣〉不就是寫情竇初開嗎？「被你輕輕揭去／我那美麗的蝶衣／……從此沒有秘密／我再也不能不能躲避／這已經展開的春季／是本密密麻麻的日記／寫著愛你愛你愛你愛你愛你」。他說他是從這幾句確定我是同志。你說它是小女孩情竇初開也可以，說是同志暗戀也可以。七〇到九〇年代沒有現在那麼多管道，所以那時候的同志可以從非常細微的文字表達中猜出你是不是同志。現在臉書（Facebook）還有很多五六十歲甚至七八十歲的已婚同志，會發訊息告訴我說，當年我的散文、詩、歌詞帶給他們多大安慰。

場：您近年常在臉書上發詩。臉書上的詩和您之前的詩好像有點不太一樣，更日常、更口語。

陳：對。這是我思考的結果。我這一輩詩人甚至下一代詩人，都受上一代影響，進入了語言迴圈。上一代詩人像鄭愁予、痲弦、商禽、洛夫，他們都是天才。他們也許沒有受過完整的文學教育，可能僅靠著不太準確的翻譯作品，或極其有限的外語閱讀能力，而發展出自己的詩的語言。他們的確帶給我這一代很多滋養，可是因為他們表現太好，導致我們這一輩乃至下一代無論怎麼寫，你都可以找到他們的血源。就我自己來說，早期當然可以看出鄭愁予的影子。後來的色情、暴力，就是我自己的。很多人認識陳克華就是從色情、暴力之類的標籤開始。無論是評論界或者是一般大眾，對我印象就兩塊：一塊就是我會寫歌，會說「哎呀，〈台北的天空〉是你寫的！」另外一塊就是，「陳克華都是寫同志、色情加暴力、身體政治之類的」。我後來深切反省，非常自覺想要脫出某種標籤，脫出前輩詩人影響。我從小受前人影響太深，小說脫不了張愛玲跟魯迅，詩就脫不了鄭愁予以及最近過世的林冷。我也很喜歡一些同輩詩人，像羅智成、夏宇、席慕容。

我有一年去蘇州參加伊沙舉辦的活動。每個人上去朗誦自己的詩，伊沙就好像皇帝一樣

坐在底下打分。他們主張詩就是應該寫口語，詩不能寫眼睛看不到的東西。我覺得這是好事，能夠讓詩壇有不同表現。大花園裏應該要有不同的花。這個活動也可以給台灣詩壇一些參照。

場：您現在還和其它地方的詩人互動嗎？

陳：疫情以後幾乎都斷了。即使在台灣，我跟詩壇都不太熟。詩是很受輕忽的文類，文學獎給詩的獎金特別少。詩人都有瀕危動物般的掙扎感。比起小說家或散文家，詩人更邊緣。對我來說，他們掙扎的姿態實在是太過了。為甚麼詩人不能夠自在一點呢？因為我學醫，所以距離詩壇蠻遠。一開始我寫〈肛交之必要〉，被詩壇大佬詬病。當初「九歌」出〈欠砍頭詩〉，出版社老闆竟然要把「肛交之必要」變成「走後門之必要」，還好編輯沒有答應。你走在時代前面，就是要承受這些，年輕詩人又不會感激你。他們就覺得：「哎，我們都可以結婚了」，好像那是天上掉下來的禮物。

場：的確，有人可能會疑惑——台灣現在很進步了，甚至同志都已經可以結婚了，為甚麼同志文學還在寫痛苦陰暗？那您怎麼看同志的陰暗書寫，比如愛滋、用藥、淫蕩之類。

陳：不能說「淫蕩」，應該說「性開放」，我們沒有道德評判的立場。好，台灣在亞洲算是對同志最友善的。可是你身邊有多少同志結婚？結婚了的又有多少人離婚呢？還有多少同志困在異性戀婚姻當中？這些問題都還沒有正確的數字來回答。不要以為台灣可以「同婚」，就改變了很多人對同志的看法。其實沒有，他們只是沒有講出來而已，因為政治不正確。同志背負的歧視，只是從地上轉到地下，我不覺得同志的處境有多好。有小我十幾二十屆的學弟，我知道他是同志，可是他對外都說他已經結婚了。沒有人見過他老婆，沒有人收過喜帖。即便他已經小我兩代，他都不願意在工作場合透露同志身份。我至今還是「白色巨塔」中的獨一份，很痛心。

有次我對談香港詩人游靜，她就說：「陳克華，我們一旦出櫃，就永遠出不完。」每個人都很希望你再講一下，他們就是要看到你出櫃的痛苦掙扎，你永遠都是被虐的。我非常開

放，但我現在不會刻意去提我是同志。刻意去提就表示我還是把出櫃當作生命的議題，可它已經不是了。歐陽文風是我的好朋友，也是同志神學家。他認為同志運動如果要有進展，光靠學院努力或者政治推動都不行，都不如你身邊意想不到的人向你出櫃。我以前百分百支持出櫃，但是後來我蠻能夠同情和同理那些不能夠出櫃的人。不是每個人都有足夠的勇氣跟包容的環境去出櫃，還是要把選擇權交給每個人自己，你可以鼓勵。作為過來人，我覺得出櫃以後，我寫的東西跟以前的不一樣。我變得更開闊，比以前更敢講。以前我常常說我是「同志基本教義派」，只要有人踩到同志，說同志任何不好，我就立刻反擊。可事實上，同志也是小社會啊，也有好人壞人、正面負面，所以沒有必要那麼激烈地以牙還牙，也不需要那樣。

我真正能夠做到這點，是我出櫃了以後。我被勒索的事在網路上掛了很久，到處都可以看到吃瓜群眾的貼文。沒有人來問過我整件事的來龍去脈，直接就開始編故事。我說：「不是這樣子的。我不認識勒索者，他是從網路上看到我的資料。」沒有人相信。每個人都以非常同情憐憫的眼光說：「哎，你看這個陳克華，遇人不淑，被騙財又被騙色。」天吶，怎麼會是這樣！就跟「厭女事件」一樣。「厭女」比較複雜，背後有人推波助瀾。

場：性別運動眾聲喧嘩，各派觀點經常打架。您經歷了好幾次輿論風暴，現在寫作會不會也面臨政治正確的壓力？

陳：對呀，這不是很好嗎？就是要讓不同聲音都有說話的機會。很多人都說：「陳克華你寫這個幹甚麼呢？」可是有些人就是那樣啊，然後就觸犯政治正確了。不可否認，我那些都是很情緒化的文字。難道大家的網路貼文都沒有情緒嗎？奇怪！這些人怎麼突然間都變成道德完人了？

場：你現在寫作會有所避諱嗎？

陳：其實不會。這件事情造成一些小困擾，有人會寫信投訴我身為公務員如何如何。那陣子好可怕。為甚麼我這一輩子好像都是風風雨雨明槍暗箭？我年輕時去算命，那人看過我紫微八字

以後，就說「你的命是武將帶刀。你的筆可以抵得上千軍萬馬」。

場：《好鳥擋路：陳克華同志詩選》明確以同志為主題。您是覺得到了某個節點可以再來談一談同志詩嗎？

陳：對，因為我感覺我以後的詩就不會是同志詩。我應該要把同志詩的標籤撕掉了。我1997年在哈佛的時候，有一個人問我，「Are you a gay writer or a writer who happens to be gay?（你是同志作家還是恰好是同志的作家）」他這個問題很好。我想了一下，說我是「writer who happens to be gay（恰好是同志的作家）」。我不是一個gay writer（同志作家），因為gay writer永遠都在寫自己。陳克華好像應該不是這樣。Gay writer很容易就會變成通俗作家。現在很多YouTuber就拍兩個年輕同志去哪裏吃啊玩啊，介紹他們的生活啊。這種就是「gay YouTuber」但不是「YouTuber who happens to be gay」。我覺得「writer who happens to be gay」會廣闊很多。

場：您提到詩和詩人在台灣文壇的邊緣處境，同志目前也還可以說是邊緣，那您會有在邊緣寫作的感受嗎？

陳：其實沒有。我成名很早，而且我不是只有寫同志。我不是一個gay poet（同志詩人）。張系國是台灣的科幻祖師爺，甚至影響了中國大陸。他現在從美國回台灣，要復刊他當初創辦的《幻象》。他居然找到我，我非常驚訝。你看，我寫同志詩，但也寫科幻詩啊。我沒有限定自己，所以就沒有所謂邊緣的問題。

場：除了同志，色情也是您出道以來就有的標籤。您怎麼看待這一標籤？

陳：其實我後來很認真重讀了自己的作品，真的有那麼色情嗎？至於這個標籤，我還蠻深受其害的。同志界有很多不認識我的人，他們對我的印象就是「陳克華啊，換男友速度很快」。他們哪裏來的這種印象啊？他們會把詩和詩人等同。我後來就發現這個標籤是撕不掉的。

場：您寫色情是因為它本就是同志生活的一部分，還是把它當作風格或策略？

陳：我認為那是人的一部分。這跟我學醫有點關係，因為醫學會把人還原到很「物」。醫學教科書